

人在旅途

■邢俊霞  
从踏入花洲书院的那一刻起,我的心情就再也没有平静过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是《岳阳楼记》中的名句,刻于入门的照壁之上。彼时,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认为:“天下郡国,非有山水环异者不为胜,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,楼观非有文字纪记者不为久,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。”

庆历五年春,时任岳州知州的滕子京决定重修破败不堪的岳阳楼。竣工之后,滕子京认为范仲淹既是文学界的“顶流”,又有雄才大略,为岳阳楼撰文者非范仲淹莫属。于是,就派人将所写书信及请人画就的《洞庭秋晚图》送至范仲淹。范仲淹看着书信内容以及逼真的画作,眼前幻化出一个春和景明、阳光明媚

# 花洲书院

的日子,洞庭湖波澜不起,蓝天和水色相映,一片碧绿广阔无边,成群的沙鸥时而飞翔、时而停落,美丽的鱼儿时而浮游、时而潜游……这令范仲淹激情澎湃。虽未亲临岳阳楼,但洋洋洒洒、挥笔而就的《岳阳楼记》一气呵成,大气磅礴,读来令人回味无穷。终不负滕子京所望,范仲淹一朝落笔成文,即成千古绝唱。

庆历四年,范仲淹在其主持的“庆历新政”失败后,悲愤之余,自请守邓。抵邓后,或许是童年记忆深刻,江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深深地影响着在此地出生的范仲淹。又或许是乡愁使然,范仲淹在邓州进行了一大波江南建筑文化的输出:依照江南建筑风格建造花洲书院,曲径通幽,小巧玲珑;依照苏州园林建造百花洲,小桥流水、亭台楼

榭,鸟语花香。不仅供书院学子和当地百姓休闲憩息,也吸引着一波又一波慕名而来的各地民众。在这里,范仲淹公事之余执笔入堂,亲自教学,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、将相良才——宋代文状元贾黯,官至宰相的范纯仁,北宋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张载均出自花洲书院。

花洲书院坐北朝南,中轴线上的五进四院是书院的主体部分,由讲堂、春风堂、藏书楼等建筑组成。中院里的泮池、童状元桥小巧精致,成为书院一大特色。中院还有一口古代的三眼井——范公井。书院西侧为二进一院的范公祠,北为四进三院的姚雪垠文学馆和邓州名人馆。在导游的娓娓讲述中,长衫美髯的范仲淹在我脑中鲜活起来。“予观夫巴陵胜状,在洞庭一

湖。衔远山,吞长江,浩浩汤汤,横无际涯,朝晖夕阴,气象万千,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。”春风堂内,浑厚的吟诵之声犹在耳旁回响。就是在这里,范仲淹远大的政治抱负和宽广博大的胸怀澎湃于心,令我久久不能平静。须臾,他轻捻胡须、凝神静气,大笔一挥,《岳阳楼记》横空出世,字字珠玑、文情并茂。

春风堂是我流连时间最长的地方。它坐北朝南,面阔三间,进深三间,单檐硬山卷棚式建筑,坐落在一前高约0.49米、后高约0.34米的台基上,灰筒、板瓦屋面。前、后檐檐柱位置的每间均置六扇对开六抹方枋芯扇。在这里,范仲淹与好友时常小聚,促膝谈心。和朋友在一起,范仲淹情趣高雅,或击鼓高歌,或迎风长啸,一时间,精美之音绝妙、精彩之境纷呈。

踏着范仲淹的足迹,我走过状元桥,入文会堂,出中国书院博览馆,看过象征学子折桂的百年桂花树,听着“七里河边归带月,百花洲上啸生风”的诗句,走遍了花洲书院的角角落落。游览结束,回望花洲书院,五进四院的书院建筑已不见全貌,只有房屋上的五脊六兽还稳稳地立于原地,注视着范仲淹所希望的清风明月、温暖人间。

望着范仲淹的雕像,我浮想联翩。范仲淹始终记着“求民疾于一方,分国优于千里”,庙堂之上如此,花洲书院如此,杭州也是如此。走出花洲书院,回头凝望,耳边骤然响起“屈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?其必曰‘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’乎……”

挚爱 亲情

# 父爱是条河

■韩芳  
不知道为什么,对于父亲,我很少落笔,可能是因为父爱太像一条河。

父亲高中毕业,很能干。自学木工、电工,家里的家具很多是他做的。到现在,家里的很多凳子、柜子等家具还是父亲加工的。父亲在修理电器方面很在行,一般的问题也难不倒他。

小时候,父亲对我们比较严厉。弟弟上学前班时不好好学习,逃学,被父亲收拾了一顿。从那时起,弟弟在学习上就用心起来,从小学到大学一路名列前茅,读出了名堂。

有一回,父亲让我帮他倒杯水。才几岁的我也口渴,倒完水后,就着父亲的茶杯先喝了一口茶。父亲瞪着眼睛,第一次提高了声音,说:“长辈没喝你不能喝!重新倒!”我含着泪水,照着父亲的话做了。从此以后,尊老就刻在了我的骨子里。看到长辈,我再不敢冒失。

父亲是退伍军人,公私分明。父亲外出回来,他的包从不让我我和弟弟动。我和弟弟心里知道,动也没动,父亲从来不会为我们买小玩意儿,也不会为家里买吃的喝的。工作就是工作。

父亲不爱说话。16岁那年,我一个人坐火车去新乡上学。临行前,父亲叮嘱我一句话:“有便宜不占,有热闹不看。”出发那天,是母亲送我上站台,是母亲目送我第一次离开家。以后的日子里,我牢记父亲的话,和人相处不贪图小便宜,宁肯自己吃亏;出门在外,街道上、列车上,凡是热闹的地方,我都避开。

毕业后参加工作,父亲只提供经济支持,和我没有过多交流。我奔赴郑州准备考研的时候,想要一台电脑。那时候组装一台电脑需要五六千元钱。父亲知道我的想法后,直接坐车到了郑州。在一家小小的烩面馆里,他把用手绢包着的一沓现金递给我。“六千块。”他说,“剩下的钱你零花吧。”

那时候的我不知道六千块钱其实是父亲一年的收入,只是高兴地拿着钱组装了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电脑。学习没有提升多少,倒是因为有了电脑,我学会了打字,学会了逛论坛、挂文学网站,积攒了一点儿写作经验。

都说父爱如山,我觉得父爱是一条河,默默地流淌,还不忘滋养子女。父亲年轻时长得清秀,有学问,肯吃苦,懂技术。父亲的样子是一个家庭教育的模板,我觉得天下男人都应该如他这样。如今人到中年,父亲也将近古稀。看着他越来越瘦仍整天忙碌,我劝父亲多休息。他却说:忙着比闲着好。

是啊,忙着比闲着好。工作之余,我忙里偷闲,带着娃回娘家,父亲总是很高兴。他的高兴体现在早早去市场买新鲜的河虾,买楼下烧鸡店的鸡腿、凉菜。他交代母亲给我们炖排骨、烧青菜,各种菜肴堆满茶几。那长条茶几承载着父亲的欢喜。

父亲不爱用语言表达,但只要家里有事,会将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。

在我心里,父爱就是一条河。河水清澈,在流经自己生命路线的同时,不忘照顾我和弟弟这两条分支。母亲总是说,大河有水小河满。因为有父爱这条河,我和弟弟才能心安地奔赴远方。

心灵漫笔

# 老屋

■贾广辉  
周六下午,天色阴沉,我在家中有些烦闷,突然想起老家,才发觉好多天没有回去了。和爱人商量了一下,我们决定回老家看看。老家并不远,十二三公里的路程,开车二十分钟就到了。走进村子,心情既激动又胆怯,每次都是这样,真的是近乡情怯。村子里很是安静。多年前村舍合并,已经有一半人家搬走了,壮劳力又大多外出打工,剩下的人就更少了。从村子里经过,大街上没有一个人,安静得不像个村子。

老屋挨着村子的主路,大门朝东。蓝色的大门已经锈迹斑斑,似乎在诉说着它经历的风霜岁月。门匾上“紫气东来”四个大字依然苍劲有力。由于久无人住,打开门锁,推开大门,门“吱呀”作响。对着大门是一面影壁墙,这是中原农村院落的一个特点。

影壁墙西边挨着一个狭小的洗澡间。早些年,父亲在洗

澡间的房顶上安装了一个太阳能,可以洗澡,不过已经坏了好多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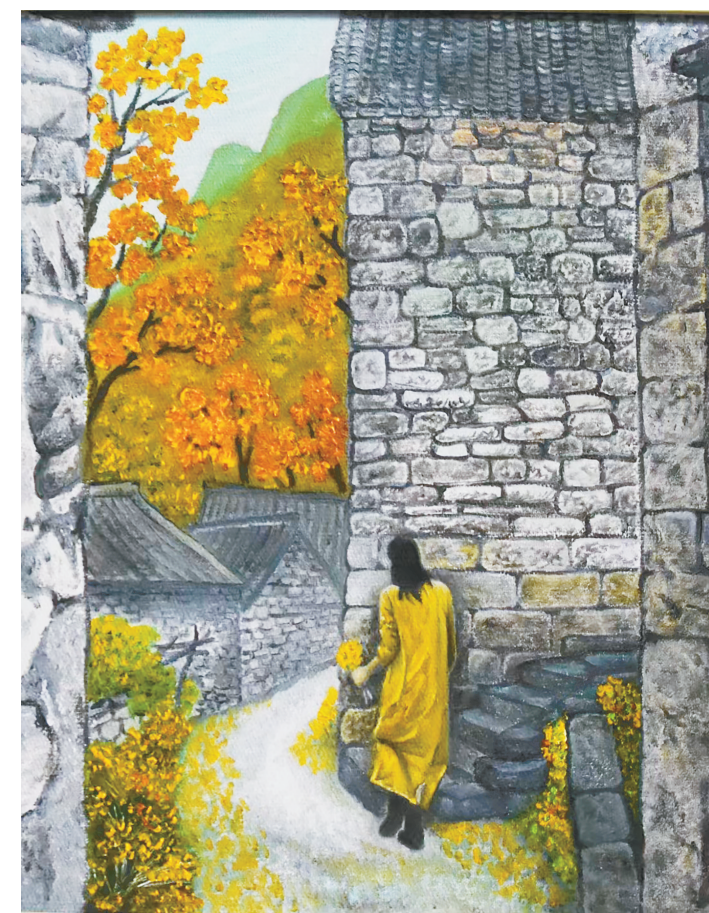
小院面积挺大,母亲在院子里开垦了一片菜园子,春夏秋冬都种着时令菜。这个季节,母亲大都是种了花生,缘由是我爱吃花生。花生秧长得很快,扒开秧子,肉眼可见花生正在扎地生果。菜园东边种了几棵辣椒,红的、绿的煞是好看。再往东的水泥地上爬满了丝瓜秧子,每年都是这个样子。估计是每年都有丝瓜籽散落在菜地边上,抑或是母亲专门种下的。偶尔还能看见几个大小不一的丝瓜。丝瓜真的是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植物,生存环境再恶劣也挡不住它的野蛮生长。

菜园北边就是从小为我遮风挡雨的老屋。老屋总共三间,建于20世纪80年代,老式的青砖青瓦的瓦房,坐北朝南。沿着平房的楼梯往上走,距离主屋触手可及。站在楼梯最上层,看着老屋的人字形房

顶,我思绪万千。屋顶上的青瓦如鱼鳞状排列,房子的最中间是屋脊,横穿东西。东西两边是个类似于豹子一样的兽形装饰,东边那个历经风雨依然守护着这栋老屋,西边那个已经被风霜雨雪侵蚀掉了。屋顶的青瓦中间长了几棵马齿苋,一定是马齿苋的种子随风飘落在这里的。

有的时候,我很是感慨种子的力量,石头堆里、裂开的水泥缝里、破烂的瓦砾堆里、房子顶上,总能在这些不经意的地方看见一些自由生长的植物。比起他们生存的意志,我们人类应该向他们学习——不管生在何处,都不屈不挠,不畏艰难困苦,迎着日月星辰茁壮成长。

老屋真的老了,上面的瓦有的已经脱落了,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。望着这间曾经为我遮风避雨、陪伴我成长的老屋,我想把它永远刻在心里。虽然它已经老了,但是我会永远牵挂着它。



拿花的女人

赵兰旭作

诗风 词韵

# 小巷

■陈猛猛  
秋天,小巷被岁月催眠  
青砖上,苔藓一层铺着一层  
小径两边,开满黄花  
柿子树上挂着一个个红灯笼  
屋脊上的鱼鳞瓦布满时光的底色  
她不急不慢地走着  
有事没事,总想在巷子里转转

听风与秋叶落地的声音  
日子,如流水般潺潺  
老屋在秋风中痴痴守望  
青砖黑瓦间  
市井红尘并未走近  
她眼眸深处,漾着回忆的笑  
轻轻地拿着一束花的女人  
来到小巷,又离开……

# 时光

■尹文阁  
时光,是离弦的箭  
老了,我就回到乡下去  
开片荒地,种菜种草  
也种凋零  
在雪天,关节疼痛  
我就用刨来的树根生火  
一边烤,一边被熏得流泪  
再往火堆里填一块红薯  
就让我度过一整个下午

柴门南,大桥东  
汝河水突然抽插了一下  
那是我爱的人坐的船一瞬间  
经过了它  
来看我,然后离开我  
孤影落寞  
往事不值一提  
而老天有条不紊  
滞留在世上的时间不必太久  
这尘世,远没有说尽的时候

# 月下

静,凉凉的风吹来,连空气都是各种草木的香味。走出小区,我们朝着学校的方向走去。大街上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走过,偶有疾驰而过的车辆,白天热闹非凡的景象伴随着月色退去了。

静静地看着月夜,感觉这样的月夜柔软得像蒙了一次透亮的纱,又像是上好的绸缎,让人想要伸手去触摸它。我靠在他的肩膀上,看着天空中那轮圆月。他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,我完全沉浸其中——有月亮挂在天空照亮前面的路,有爱人陪伴左右一起前行,这就是岁月静好吧。

这样美的夜色,我俩手牵手慢慢欣赏。仰望星空,我感觉再也没有比这样的夜空更博大的胸怀了,它可以容下我们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,可以容下我们的欢声笑语、唉声

叹气,可以容下我们的得意、失意,可以见证我们的美好、烦恼。它用博大的胸怀包容着人世间的一切。它不会伤害任何人。它是忠实的聆听者、守护者。那一刻,在月下,我们脱去白天坚硬的外壳、卸下成年人的伪装,完全释放生活中的烦恼和压力,回归最真实的状态。

听着虫鸣声,我俩分享着这些年来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及孩子成长中的喜人变化,畅想再有几年两个孩子都上大学后的生活。很感谢我身边的这个人,他一直不离不弃,陪伴我慢慢成长。

我俩不再说话。夜色很美,美得让我们忘记了时间。似乎,我俩也成了夜的一部分。我们的样子像极了一株草、一棵树、一朵花、一片叶子……

# 开在心中的太阳花

多久便长势喜人,不久还会开出花来,故而又名“死不了”。

洋马齿苋还有一个名字叫万年草,这个名字听起来真霸气,让人一时有天荒地老之感。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它却“春风吹又生”,只管年复一年地生长、开花,向着太阳,向着天空。人生只有短短百年,它却号称万年草,真让人羡慕嫉妒之余又心生恨意,恨不得也做一株这样的小

草,在风中舒展着腰身不慌不忙地生长。

松叶牡丹也是它啊!因叶如松针、花如牡丹而得名。细长如针的叶子,似长青的松树一般静立,让人疑惑它会开出什么奇异的花来。四月春尽,陌上看花者已缓缓而归。五月,它如牡丹般层层叠叠地开着,花虽不大,却开得五彩缤纷。它能以国色天香的牡丹命名,可见其美得不同凡响。小小一朵,偏仰足了劲儿开得如叠塔般,让我不由得想起唐伯虎的《登山》诗:“一上一上又一上,一上直到高山上。举头红日白云低,四海五湖皆一望。”它小小的身体竭尽可能地

迸发出美艳,虽几十枝花团锦簇合在一起也比不上一朵牡丹大,却兀自端庄、兀自雍容,别有一番华贵。

太阳花还是它。这样一朵小花,热爱阳光,见阳光就开花,早、晚、阴天则闭合,所以又名太阳花、午时花。当阳光愈来愈烈,它便开得愈来愈绚丽。一朵小花,如此热爱阳光,只赴与阳光的约会,那小小的身躯有着自己执着专一的爱!它耐心等待,只为阳光的到来。若没有阳光,它只是含苞闭蕊;而一旦阳光照射,它便欣然绽放。这就是太阳花的性格,爱我所爱,从不将就。

太阳花能从5月一直开到11月。富丽堂皇的牡丹凋谢后,人们大可不必怅然若失,还可去看太阳花。牡丹若如壮观山水,太阳花便如微景观园林。它虽不如牡丹那般大气磅礴,却也花开灿烂,自有一番风流。人对之,可沉吟,可对酌,可与之共享一段花开正好的佳时。

汪曾祺说:“一定要爱着点什么,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”人生苦短,如果不能做一株牡丹引得万众青睐,不妨做一株小小的太阳花吧——不要自卑,只倾尽全力,不屈不挠,迎着太阳,开出多姿多彩的花朵。

■雨菡  
五颜六色的小花,星星般散落在阳光下的一片青绿中。有人说,这是洋马齿苋。  
马齿苋在农村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。它叶子呈长圆形,开着纤小的黄花,与眼前这种开着五毛硬币大小的花截然不同。它们同属马齿苋科,生命力极强,几乎随处可活。无论瘠土或沃壤,随手掐下一枝插入土中,要不了

# 母亲的红漆老木箱

■陈玉香  
光阴流转,那个有年头的红漆老木箱静静地待在老家屋子里,无声诉说着关于母亲一生的点点滴滴。

红漆老木箱是母亲的陪嫁物,用槐木做成。老木箱颜色深红,加上岁月的积淀,越来越接近紫红或者黑红,看起来年代很久远的样子。

因为这个红漆老木箱,母亲不知道在我面前说了多少回她出嫁那天的风光——别看现在看起来十分老土,那时可是件极其豪华的物件。箱子里面放了几套新做好的棉花被褥,令村里人羡慕不已。

“一粥一饭,当思来之不易;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。”善于勤俭持家的母亲认真经营全家人的生计。

红漆老木箱里面放着家里最值钱的东西,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全在里边,简直是一个家庭的“聚宝盆”。我们这几个“淘气鬼”也曾确认过,父亲外出打工挣来的钱就压在箱子最底部——那是一家人的希望所在。

小时候,我一直对这个大箱子充满了无限向往和热爱,总想一探究竟。那时,一般家里有点好吃的东西,大都被锁起来留着招待客人。每次听到母亲开柜子的声音我却只能“望箱兴叹”,对食物的渴望溢于言表——老木箱时常都挂着一把锁,钥匙被母亲收藏得严严实实。偶尔,母亲会忘了锁

箱子,我们就会偷偷吃上一些难得的美味。被发现后,母亲并未责罚,只是叮嘱我们不要再贪吃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如此温暖的场景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如今每每看到红木箱,我都会想起母亲克勤克俭的丝丝缕缕。那不仅是零食的甜美,更是生活的精神食粮。红木箱承载了母亲一生的故事,也点亮了我幼小的内心。

时光如水,岁月如梭。转眼我也退休好几年,那些曾经陪伴了父母一生的老物件,时常让我怀念起曾经的岁月。我用一颗无比虔诚的心凝视着老木箱,拂去它表面的尘埃,里面还有一两件母亲留下来的古老首饰,如今早已是过时的式样。我轻轻地将它们放回去,珍藏起一段逝去的光阴。红木箱里装的满是母亲对生活的热爱和希望,永远值得我用一生去学习、体味。

四季轮回,生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。母亲的红漆老木箱在别人眼里已是无用之物,可在在我看来却是无价之宝。它作为家中的老物件,静静地诉说着关于过去的事情,单薄的光阴因此变得丰厚,仿佛母亲慈祥的笑容。红漆老木箱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,铭刻着难忘的流年记忆。当审视故乡的目光足够深远,当流经的时光足够悠长,通过这些老物件我们便会知晓,其实故乡从未远去。

